



圖書館—出版品終結者？

文字工作者
施 清 真

在一般人心目中，圖書館是出版品的天堂。過期的書報期刊，井然有秩地陳列於書架上，靜待有心人士前來借閱。但根據新近出版的《雙重摺疊：圖書館與出版品之毀損》（註1），作者尼克遜·貝克告訴讀者，美國各大圖書館辜負人民的期望，國會圖書館等重要的圖書機構，不但沒有善盡保存出版品之責，反而銷毀大量珍貴的史料。

貝克是個小說家，曾出版五本相當賣座的小說。調查報導不是他的本行，他對圖書館也不抱成見，但在撰寫小說、收集資料的過程中，他發現圖書館對過期書報的保存大有問題。他想得愈多，發現問題愈嚴重，於是他決定進行調查，看看美國各大圖書館如何保存報紙等出版品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。根據貝克的調查，美國圖書館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，已經銷毀九十七萬五千冊、價值約三千九百萬美元的書籍，這還不包括大量的過期報刊。圖書館以「保存文獻」為名，將書報雜誌等出版品製成縮影片，在製作過程中，館方打散裝訂成冊的報刊、逐頁拆解狀況良好的舊書，製成影片之後，館方不但不將出版品回復原狀，反而將之棄置或是賣給舊書交易商。貝克訪問多位圖書館員，有些館員雖然對這樣的作法頗不以為然，但卻不得不遵循館方政策。有位館員將製作縮影片的過程比喻為化學治療，化療是為了救治癌症病患，縮影片則是為了保存資料，兩者都是所謂的「必要之惡」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病患接受化療之後，受到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；書報期刊被製成縮影片之後，卻遭到棄置的命運。難怪貝克心痛地表示，圖書館將出版

品「送進了毒氣室」。

圖書館為什麼棄置出版品呢？貝克歸納出三個理由，同時逐一加以駁斥。首先，館方宣稱紙張的原料是木漿，容易毀損，保存不易，因此，館方不得不採用縮影片保存資料。圖書館人員發明一個名為「雙重摺疊」的測試，他們拿出一本舊書，在書角反覆摺疊，摺疊兩三次之後，如果書角斷裂，這本書就被製成縮影片，原書則遭到棄置。耶魯大學圖書館對三萬多冊舊書進行這項測試，發現舊書果然容易毀損，結果館方決定採用縮影片保存資料，館中近半數出版品因而遭到淘汰。

貝克對「雙重摺疊」測試頗不以為然。他認為一般人閱讀時，通常是逐頁翻閱，而不是逐頁摺疊。因此，以摺疊來判定書本是否容易毀損，根本不切實際。再者，貝克走訪美國各地的圖書館，據他的觀察，大部分的舊報紙與舊書，狀況都相當良好。貝克認為，紙張雖然脆弱，但若善加保存，其韌性顯然比館方所宣稱的強。換言之，出版品的壽命，全視館方是否善盡保護之責。

第二，館方認為出版物佔用太多空間，為了節省空間，所以將出版品製成縮影片。此等說法雖然合理，但問題是縮影片製作草率，跳頁、漏頁、刪減邊界的情況屢見不鮮，許多縮影片品質粗劣，不但遺漏大量資訊，影片更模糊不清。更嚴重的是，縮影片無法忠實地呈現圖片原貌，二十世紀初期的報紙，常以漫畫表達時事，這些色澤優美、精采生動的漫畫，在製作縮影片的過程中，不是遭到淘汰，就是失去原貌，的確相當可



惜。貝克贊同加拿大著名的媒體學者麥克魯漢所言：「媒體就是訊息」。報紙所呈現的不但只是新聞資料，報紙的編排、版面配置、標題設計，都反映出當代社會的時尚與意見潮流。縮影片充其量只能保存資訊，館方為了節省空間，丟棄舊報紙，卻不知此舉無異是銷毀了珍貴的歷史紀錄。

第三，館方過分相信縮影片、數位化等現代科技，結果不但浪費金錢，更毀損了大批出版物。舉例而言，八十年代國會圖書館與太空總署等單位合作，發展出一種 DEZ (diethyl zinc) 的化學物質，館方宣稱 DEZ 可以去除紙張的酸性成分，延長書籍的保存年限。一九八五及八六年間，國會圖書館花了數百萬美元，犧牲了成千上萬冊書籍作實驗，結果實驗宣告失敗，數十萬冊藏書因而化為灰燼。再者，現代科技相當昂貴，館方必須投入大筆金錢在軟體及硬體設備，設備需要長期維修與不斷更新，這些都是可觀的費用。因此，貝克忍不住問道：圖書館為什麼不能省下這筆錢，把錢用來保存館藏的出版品呢？

除了批評之外，貝克還提出四項建議來改善目前的情況。一：公立圖書館應按月公佈銷毀出版品的目錄，這樣民眾才能善盡監督之責，確定圖書館沒有丟棄珍貴的史料。二：國會圖書館應在華府附近興建一座大型陳列中心，收藏國會圖書館放不下的書刊。如果國會圖書館不願負起保存圖書之責，館方應出資聘請相關研究單位，尋求民間協助。三：美國各地的圖書館，應馬上將現存的報紙裝訂成冊，儘早開始保存出版品的工作。四：在製作縮影片及將出版品數位化的過程中，館方應善加保存出版品的原貌，同時保留紙本。

《雙重摺疊：圖書館與出版品之毀損》一出版就引起相當迴響。貝克的文筆極佳，對這

個議題更是充滿熱情。他在書中大肆譴責國會圖書館、紐約公共圖書館、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等知名機構，對一些圖書館界的知名人士，更是毫不留情。他不但著書提醒大眾，自己更採取行動「拯救」遭到棄置的出版品。一九九九年，他得知英國圖書館 (The British Library) 打算拍賣一批美國舊報紙，其中包括完整的「前鋒論壇報」以及報業大亨普立茲的精心傑作「世界報」(New York World)。為了保護這些珍貴出版品，他不但自己掏腰包買下這批舊報紙，還租了一個庫房，將之改裝為適合儲存報紙的陳列室。他更成立「美國報紙儲藏協會」(American Newspaper Repository)，已一己之力保存陳年的出版品。貝克的立意雖佳，但圖書館界人士認為他過於理想主義，紙張保存不易及圖書館空間不足，都是實際的問題，現在不解決，未來終究會面臨同樣狀況。貝克書中描述的情形，例如縮影片製作過程對出版品的損傷，近年來已有大幅改善。美國國會最近也針對出版品保存問題，舉行了幾場公聽會，草案中已包括貝克的建議。

熱愛報刊書籍的貝克，看到各式出版品遭到拆解棄置，或許下筆過於激動，失去了客觀的立場。但他在書中提出的觀點，卻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。在高科技掛帥的二十一世紀，圖書館是否應該、或如何妥善保存文字出版品？哪些出版品值得保存？在保存出版品方面，國家級圖書館應該扮演何種角色？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。

附註

註 1：Baker, Nicholson(尼克遜 貝克) Double Fold: Libr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Paper《雙重摺疊：圖書館與出版品之毀損》，Random House, April 2001, ISBN 0375504443